

第六回 智監軍呆折本巧釋冤 惡秀才明害人暗吃苦

詞曰：

巧是因風放野火。轉過風來，不料偏燒我，人被人欺事猶可，自害自兮沒處躲。

只道同謀是一伙，暗合機關，作出明相左，雖然人事不無謀，終是天心有因果 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趙小姐誤認柳青雲是花天荷，要思量訪問，且按下不表。

卻言花天荷與柳青雲，看花回來，又明燭對飲。柳青雲因說道：「蒙兄雅愛，肝膽相向，何忍言去？但來時曾許老母一月為期，今急急端歸，已逾期矣。如若再遲，恐老母倚閭，又非長兄教弟行孝之道，為之奈何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兄不須慮，小弟已打點有成算矣。」柳青雲道：「長兄怎生打點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弟想人生貴適志耳。豈可齷齪作轅下駒，隨人驅駕哉？明日當同兄作天外冥鴻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吾兄之言謬矣。小弟未生羽毛，尚望風雲。吾兄功名已有地矣，少安俟之，或一旦借箸功成，異日封拜，皆掌握中事，奈何復作世外想，毋乃不情乎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吾兄有所不知。凡為將，必定有為將之才，而後能成大將之功。今總戎不但無才，即借人之才，而行之無膽，任之無氣，豈成大功之人哉？此弟所以欲去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吾兄雖可舍總戎而去，只恐總戎未肯捨吾兄，則去猶不去。又將奈何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昔蕭何之追韓信者，欲拜之為大將，登壇破楚也。今追監軍，到底仍一監軍。安有顏面復為追之計耶？弟去意已決矣。」

柳青雲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長兄果欲去，雖長兄之不遇，倒是小弟之遇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此行在小弟固為不遇，在吾兄有何遇焉？」柳青雲道：「俗語有之：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今日得兄同去，日夕盤桓，則雖不讀書，勝於讀書矣，豈非大遇乎？」花天荷笑道：「信如兄說，則彼此切磋，則遇又不獨在兄矣。」柳青雲因問道：「兄此行明乎？暗乎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半明半暗可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何謂半明半暗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兄之垂顧，人所知也。假托送兄，並轡而行，誰得而阻之。豈非明乎？既出境，就借此長往而不還，豈非半暗乎？再留一紙以辭謝之，彼自脫手矣。」柳青雲又笑道：「兄自為去計則妙矣，但兄去而又許小弟之媒灼，不幾乎為戲耶？」花天荷笑道：「兄何性急耶？女年尚未及笄，弟去而復來，尚未晚也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直飲得大家沉醉，方才宿了。

到了次日，果然叫花灌、小雨收拾行李，只說送柳相公起身。又暗暗留了一封書，細道其留此無益之意，叫衙役等他去後，呈上總戎。自卻同柳青雲竟倘佯而歸矣。正是：

只道牴牾不遇歸，誰知正是遇之機。

勸君不必匆忙算，到後方知是與非。

花天荷去了一日不回，便有人報知總戎。總戎正爾驚訝，忽又衙役呈上辭書，書內有一聯云：來也監軍，去也監軍，監軍豈終身之結局；朝言峒賊，暮言峒賊，峒賊無一日之定謀。又說道：「言既無關，去之為貴；在且不用，追又何顏？」桑總兵看見，也覺有些慚愧，不好復遣人追。又為地方平靜，只得且丟開罷了。正是：

將軍只顧目前過，全不思量後若何。

及到後來撐不住，方知前日事差訛。

按下桑總兵不表。且言花天荷與柳青雲二人，一路看山玩水而回，也不計途程，只走了半月有餘。方將及到家，柳青雲恐家中懸望，因先叫老家人回去說聲。老家人才奔到家中，正走入門，早有三五個縣中差人在那裡亂叫亂嚷，忽看見老家人走來，便一齊擁上前捉住，道：「你躲得好！天網恢恢，一般又走回家。」遂不由分說，將一條鐵鏈來鎖了。老家人突然被鎖，不知是甚原故，吃了一驚，因說道：「列位休要動粗，有話好講。我才遠路回家，不知為著何事？」差人亂嚷道：「你們自作了盜賊的窩家，難道自己不知，要來問我？」又一個道：「你主僕躲開了這幾日，倒帶累我們差人吃比。」又一個道：「這且丟開，且問你主人如今躲在那裡？快說出來，好捉了同去見官。」老家人一時被捉，沒頭沒腦，竟沒得分辨，只說道：「我遠出方回，就要去見官，也等我入去回明主母一聲，好同你們去。」眾差人扯住不放，道：「你入去了不出來，深房大屋，叫我們那裡來尋你？」就扯他要去。老家人急了，只得又叫一個家人到面前，悄悄對他說：「主人將到城外了，可叫人去迎著與他說明，叫他且千萬莫要回來。且等我去看看是什麼光景，再作商量。」說未完，早被眾差人扯住道：「我如今問你要主人，你自然不肯說。帶你到官，夾起來，不怕你不說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扯去了。這家人忙報知楊夫人，夫人聽見說柳青雲回來了，恐怕一時回家撞見，忙叫三四個家人沿路去迎，叫他且躲在外面，待黑夜回家。三四人直走到城外，方接著了柳青雲同了花天荷並馬而來。眾家人看見，忙上前扯住了柳青雲馬頭，把家中被強盜拔了，說是窩家，因相公不在家，被差人吵鬧了四五日，才見鄭老官回來，也不容分說，就鎖了去，故太太著急，恐怕相公三不知撞了回去，落他每圈套，故叫小的們早來報知，須在城外暫避一避，待天黑了入城，方無人看見---

柳青雲聽了，面皆失色，因看著花天荷說道：「這又不知那裡火起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料無別人，定是皮、賴二人自來尋死耳！」柳青雲道：「這是賊情，恐與他無乾？」花天荷道：「不是他，再有何人？兄不必著急，此事易處。兄可暫住城外，乘夜而入。待小弟先到府上為兄料理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全仗吾兄大力。」說罷。花天荷就帶了花灌、小雨先策馬入城去了。這邊柳青雲借一個庵兒住下，不表。

卻言花天荷到了柳家，方下馬入去，就有幾個差人在那裡伺候捉柳青雲。看見花天荷入來，只認作柳青雲，忙亂哄哄圍將上來。有兩個認得的，忙止住眾人，道：「不要亂動。這是花爺，不是柳相公。」花天荷看見，轉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你還認得我？好，好，我正要問你。」就把兩個熟差人叫了入去，就叫花灌秤了一兩銀子，悄悄送與兩個差人，道：「些小微意，你可收下買酒吃。」差人道：「小的們無功，怎敢受花爺的賞賜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小意思，請收了好說話。」二差人只得收了。花天荷因問道：「這件事是甚麼根腳？你在衙門中必知些消息，可通知我，我好尋門路。」差人道：「小的們也實實不知是甚麼根腳。但賊情損害事情，十件倒有九件是從仇恨上起的，花爺明見萬里，只要想柳相公與誰有仇便明白了。」花天荷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是了是了。」因又問道：「這賊叫甚名字？」差人道：「叫作王受。」花天荷道：「那賊如今在那裡？」差人道：「現在縣監牢。」

老家人帶去，曾見官麼？」差人道：「見是見過，因官府事忙，不曾審。就叫差人領去，明日早堂聽審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有勞了。外面眾朋友，煩你二位說聲，且請他們暫回。明日早堂審過，若是太平無事，我叫柳家重重謝你列位；若是事不乾淨，必要柳相公，在我身上還你便了。必不誤你們之事。」二差人道：「花爺吩咐，敢不領命。」因走出來叫眾差人回去。眾差人還要作難，這兩個道：「還不快去，這花爺的性子是惹不得的，前番學中許多相公，被他打得落花流水，莫說你們幾個差人。花爺既來。少不得要見老爺的，順了他，自有賞賜。」眾差人聽了，只得一齊去了。

花天荷因叫柳家人問道：「你們眾人中，有誰伶俐能幹，面目生疏些的？可叫一個來，我有事差他。」眾家人因去選了一個叫作賈充進來。花天荷看見賈充人物乖巧，甚是歡喜。叫他到面前，悄悄吩咐道：「你可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那賈充果然伶俐，承應道：「小人理會得。」花天荷叫花灌取了十兩一封銀子，又稱一兩散星銀子，並交付他。又吩咐道：「此事關係不小，須要留心，一點風聲也露不得。」

賈充領命而去，因換了一件舊布衣、一頂破帽子，扮作一個窮人。手中提一瓶酒，又以荷葉包了一包肉食，竟到縣監來，央求管監門的放他入去，看個犯人王受。管監門的不肯，道：「他是一個賊，在重監內面。你是他甚人？要去看他，莫非是一伙麼？」賈充道：「我與他親眷，他雖犯了罪，情分上過不去。只得買瓶酒來請他，略表親情。若不來，恐他見怪。誰無親戚？怎麼說是一伙。」因取出二三錢一塊銀子遞與他，道：「買酒吃罷。」管門的接了銀子，因說道：「這等我去問他一聲來。你姓什麼？」賈充道：「我姓賴。」管門的遂走入重監，叫王受道：「你有個親眷，手裡拿了些酒菜，要進來看你。」王受暗思：「我到此地位，那有個親眷肯來看我？其非是前日那一竅。」因問道：「你曾問他的姓甚麼？」管門的道：「他說姓賴。」王受聽了姓賴，知道合局，答應道：「若姓賴，果是戚眷，求你放他進來一見，也是陰騭。」

管門的因開門放了賈充進來，道：「他是重犯，你見見就要出來的。」賈充應了。進去一見王受，假相親熱，把酒肉交與他吃。道：「我幾時就要來看你，為有些小事來遲了，勿怪。」因見沒人在面前，挨近身邊悄悄言道：「賴相公上覆你，說柳家那一竅，已講妥是二百兩了。今日已帶他一個老家人到官了，候明日當堂審過，只要你出脫他個乾淨，不要扯出柳公子來，便兌銀子了。合同已寫定，今日先有十兩押契，賴相公叫我來先送與你。」遂把十兩一封塞在王受袖中道：「明日千萬不要說錯了話。」王受捏著十兩銀子，又見說講定了二百兩，心下好不歡喜。因問道：「我實實又認他不得，明日官府問時，叫我怎生答應？」賈充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這一件事官府裡面也是賴相公送禮人去說明白了的。你若恐怕說差了話，只消推在賴相公身上，說這窩贓始末，只求老爺問賴相公便知道了。官府心下明白，只怕連你的罪都要出脫減輕哩。」王受聽了大喜道：「這幾句話，又容易，又直捷，我只如此說便是了。若去扯柳家，倘驢頭不對馬嘴，說差了話，觸官府之怒，得他幾兩銀子，倒替他挨夾棍。仍便又依他說了。但只是一邊事完，一邊就要兌銀子與我的。」賈充道：「這不消說。若欺心賴你的，當官稟出來。連他秀才革去，也還要問一個徒罪。」二人說得笑起來了。賈充就辭了出來，悄悄回來報知花天荷。花天荷又吩咐道：「此乃機密事，就是太太相公處也不可說知。你可暫避一二日再來，恐怕有人認出不便。」賈充應諾去了。

楊夫人在內，正急得沒法，忽聞知花天荷來了，又聞花天荷幾句說話，就把差人打發去了，又差賈充出去辦事，心下才有些倚仗，方寬了念頭，就叫家人辦飯，請花天荷到園中書房去坐。挨至天黑，柳青雲方悄悄用小轎抬了回來，見過母親姐姐。楊夫人就把打發差人之事，又叫賈充出去作甚事並不回家，一一說了，道：「你可問個明白來回我。」柳青雲忙到書房來見花天荷道：「承兄台佈置，自有妙用。但不知吾兄叫賈充那方去了？老母放心不下，請問此事畢竟何如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此事小弟已打點停當，包管明日審過，一毫也無事，請令堂老伯母只管放心。若有半點差遲，都在我花棟身上。只管取酒來吃。」柳青雲又去回覆了母親，方來陪花天荷吃酒。酒便吃，柳青雲因有事在心，終不甚暢。花天荷見柳青雲無興，吃不多，也就宿去。正是：

漫道千鍾醉不休。其如有事在心頭。

雖雲勉強吞將去。只覺精神不自由。

到了次日，花天荷又叫人到差人家，吩咐老家人見官答話。只等到早飯後，縣官方坐早堂，投了文，放了告，差人就帶老家人入見。縣官因問道：「你是柳路的家人麼？」老家人答應道：「小的正是。」縣主道：「大盜王受，供稱你主人柳路是他的窩家，贓物皆你家人收受，定是真情了。你可實實說來，免我動刑。」老家人忙稟道：「先京兆老主人雖然死了，小主人柳路，係是官家之後，也還薄薄有些產業。小主人日習詩書，今年才一十八歲，頗知禮義，況老主母家訓最嚴，就是朋友中也不妄交一人，怎肯與鼠賊往來作窩家？自是仇家扳害，太爺龍腹中，明見萬里。但太爺公庭之下，怎肯信小人一面之詞？只求太爺天恩，提賊出來，待小人與他對質。若他認得小人，曾於何年何月何日交付何贓，對得口語不差，小人自甘坐罪。若係仇人扳害，尚求太爺天恩追究！」縣主見老家人說話朗烈，即差人到監中提王受出來，怒問道：「你這奴才！自既不良，偷盜作賊，即該自己招承，怎又扳扯平人？你供柳路是你窩家，---」因指了老家人道：「這個老兒，你可認得他是誰？」王受把老兒看了一看，道：「他就是柳家的老家人了。」老家人道：「你見我就說我是柳家家人，你且說我柳家住在那裡？我幾時見你來？你又將什麼贓物窩在我家？既有贓在我家，又是某年某月某日？也須一一說得有根有據，方可陷人。老爺青天在上，我平日又與你無仇，豈可這等信口扳人？」王受因收了銀子，不敢咬定，半晌對答不出。縣主又把案一拍，大叱道：「怎麼不說？」王受道：「窩贓雖是實情，卻都是賴相公經手的。太爺只消叫賴相公來一問，便明白了。」縣官道：「那個賴相公？」老家人忙上前稟道：「想就是前番告家主在老爺台下的賴秀才了。蒙老爺申到府裡，府裡審出虛情，申到學院，把他前程革了。有此仇恨，故買賊人來扳害。今幸天理昭彰，賊自供出，求老爺拘來一審，便情弊顯然。」縣官聽了，想起前事，因大怒髮簽，叫差人去立刻拿來。

原來賴秀才聽見今日審柳家家人，滿心歡喜，以為害得他好。正在縣門外打聽，不期差人出來看見，竟一把扯住，將簽與他看，道：「賴相公來得湊巧，免得我又到尊府去奉擾，太爺請你。」賴秀才著驚道：「我又不告人，人又不告我，太爺叫我作甚？」差人道：「小的如何得知？賴相公見老爺，自然明白。」因扯了入去。賴秀才知道走不脫，只得走上堂來，跪下稟道：「生員平人無罪，父母太爺喚生員為何？」縣官道：「我不喚你，這賊人王受，與柳家窩贓事情，供稱是你經手，你如何推得無罪？」賴秀才聽見說是賊人供出，口已軟了一半，只睜著眼看王受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王受見賴秀才如此光景，不知是甚原由，也只呆著臉沒得說。縣官看見二人情狀，已知分明是買囑扳害，又知賴秀才前程已經革退，遂大怒，把二人叫都夾起來，道：「快招出實情饒你！」賴秀才雖然作惡，卻終在斯文中走動，那裡經受得這刑罰？夾棍略一收，早招承道：「小的買扳是實。」因指了王受大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賊囚，我叫你扯別人，為何倒供出我來受刑？」王受也罵道：「你既叫我扳扯柳家，為何又使人來說上下賈通？」叫我的供出來！為何

又連累我受刑？」二人互相怨罵，都不知是甚麼緣故。縣官審明王受賊情，賴秀才買囑扳害是實，叫放了夾棍，各打二十，發下監去，都議徒罪，申請上司定奪。柳路消牌免拘，老家人無罪釋放。

老家人得放出來，一場無頭腦官司，拼著要吃苦吃虧，不期審得乾於淨淨，放了出來。因同著來看他的家人，歡歡喜喜回家報知，楊夫人與柳路，大家都歡喜異常。但不知賊口裡，為何倒供出賴秀才來，是甚緣故？柳青雲再三去問花天荷，花天荷方如此長，如此短，說出是叫賈充去弄的手腳。柳青雲聽了，不勝贊歎，道：「吾兄之妙用，不獨免小弟之奇禍，而又使此輩自受作惡之報，可謂痛切之極。」因又入內，與母親姐姐說了，一家感激敬重花天荷，就如神明一般。柳青雲吩咐治酒在大廳上，請花天荷酬謝。楊夫人又對兒子說道：「這花監軍既待你如同骨肉，又事事虧他解釋。便要算作通家了。雖治酒請他，不為大禮。我須親見他謝一謝，方顯得重他。」柳青雲道：「母親謝他一謝最好，也見得我們知禮。母親出去相見不便，待兒子請他到後廳來方好。」遂走到書房中，對花天荷說道：「家母感兄台厚德，銘佩難言，相請長兄到內廳去，親一拜謝，少展積誠。」花天荷聽了道：「登堂拜母，知己佳話。小弟正有此心，竊恐疏遠，不敢請耳。轉蒙老伯母垂慈命謁，不勝叨子姪之榮矣。」即忙起身，叫花灌取出衣冠來穿戴了，叫小雨跟著同到後廳來。楊夫人早已降下紅氈，立在廳旁以待。

花天荷走入廳中，先叫小雨移一張椅子放在上面，乃說道：「花棟蒙令郎下交，忝在子姪之列，請老伯母台坐，容小姪一拜。」楊夫人道：「門戶衰微，小兒幼弱，易被欺凌，幸蒙花爺大力，前為解無妄之禍，今又脫不白之冤，老身舉家叨庇，感不能言，故請花爺一拜，以明感荷之恩。怎敢轉勞先生如此鄭重。」因彼此謙讓。柳青雲因吩咐把紅氈鋪了，東西對拜。花天荷不肯，道：「若如此，是無尊卑了。」畢竟自居於下，請楊夫人位西面東，方拜了四拜。拜畢，柳青雲也與花天荷拜了四拜，以為申謝。拜訖，花天荷與柳青雲對坐東西，楊夫人下面遠遠相陪。丫鬟送上茶來，楊夫人說道：「不幸先京兆棄小兒太早，無人訓誨，成立甚遲。又不能自求良師益友，故更荒疏。今邀天幸，得承花先生如此提攜，感佩非淺。適才小兒說，花先生與總兵相左，無意功名。若能更屈於此，使小兒日夕趨承，得以成就，不獨老身知感，即先京兆地下亦當銜恩。不知花先生允否？」花天荷忙答道：「花棟浪跡東西，已蒙令郎殷渥，不啻手足。正難捨去。今又蒙老伯母寵留，安敢逆命？但恐菲薄之才，不能效他山萬一為愧耳。」楊夫人聽見肯留，不勝大喜道：「既承先生金諾，柳門之幸也。」說畢，柳青雲就邀花天荷到大廳去飲酒。只因這一飲，有分教：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畫圖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